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 御製序 目錄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貢生臣秦聯登

御製性理精義序

朕自沖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蒞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

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歴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初一日

御纂性理精義進表

光禄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一十二卷刋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删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

體天德以行王道沿近派以遡遥源惟道術一歸於醇

信羣言必折諸

聖

臣光地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

抉危微之奥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

風求端於性善聖賢心法千古昭然理學源流其

來尚矣下不雜於功利故管晏未免事業之畀高

不入於空虛故鄒莊大為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

商黄老代興魏晉以還釋典禪宗交熾推其言厖而道散皆由學絶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機太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蓋取洪範之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如定性本艮象之微言故朱子得因四子之師承上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愧當日鄒魯之風有開必先實啟于今

堯舜之運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乾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

踐基大寶即披簡以窮經

削亂四方亦投戈而講藝

默成理數之妙允矣單心

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
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子尤崇
尊禮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
謂性理大全之書修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綦備而芼擇
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
使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秕糠而取精鑿故記録之汎濫在

所芟不欲醨元酒而和太羮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約其義類如綱在綱切於進修猶階有級詳而不冗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謹其純疵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稟

聖裁盡經

睿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折中矣

賜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

差望墻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

而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光地等

業同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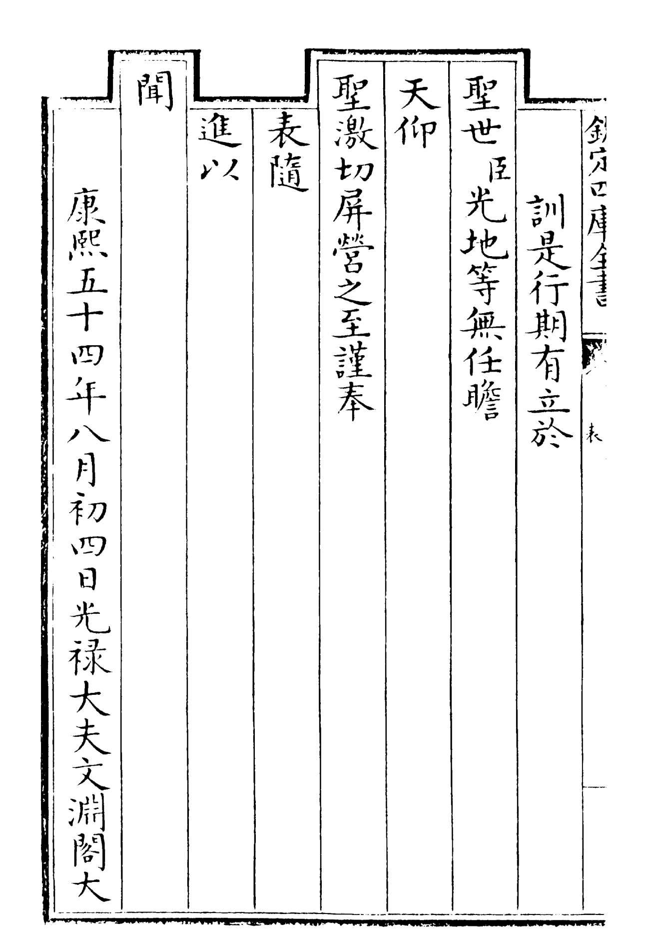
呻佔畢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於編摩幸日親於

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真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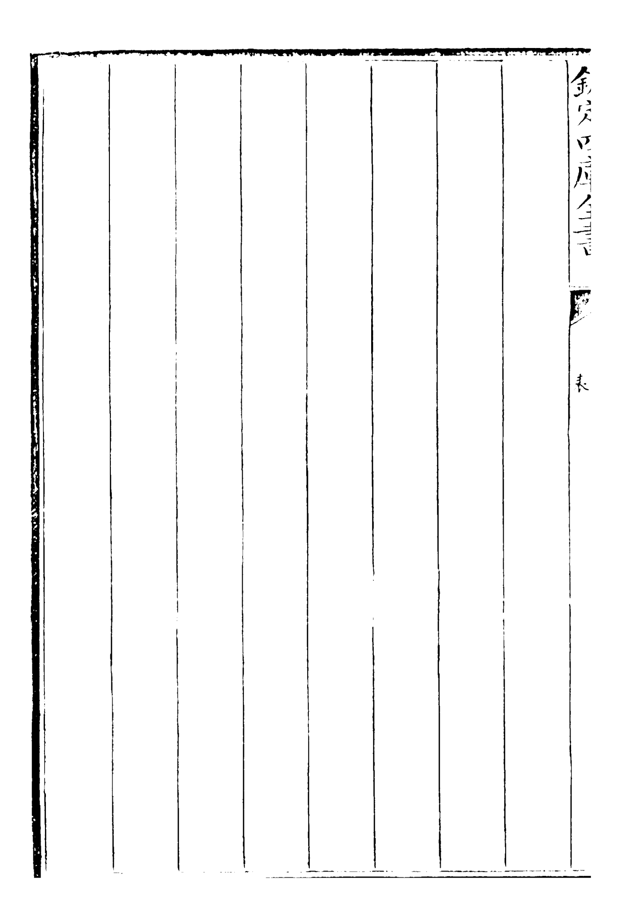
聖心允洊夏之莫贊遂使枯株朽質賴薪槱以舒光腐草

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於前修是



訓是行期有立於
聖世臣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光祿大夫文淵閣大

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奉

旨開列

御纂性理精義承修校對分修繕寫監造諸臣職名

承修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讀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講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編修臣梅瑴成

分修

候補翰林院侍講今授直隸巡道臣楊名時

翰林院檢討臣彭維新

翰林院檢討臣董宏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蔡世遠

武英殿繕寫

翰林院編修臣嵇曾筠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

翰林院編修臣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臣劉於義

翰林院編修臣潘允敏

翰林院編修臣狄貽孫

翰林院編修臣溥海

翰林院編修臣任蘭枝

翰林院檢討臣陳世侃

翰林院侍詔臣曹曰瑛

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曾期

進士令授江南鎮江府學教授臣張榮源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内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屏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寶

監造臣神保

職名

先儒姓氏

宋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横渠

邵子雍 堯夫 康節

歐陽氏脩 永叔 廬陵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余氏靖 安道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焞 彥明 和靖

呂氏希哲　原明　滎陽

曾氏㞛　子固　南豐

劉氏安世　器之　元城

邵氏伯温　子文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羅氏從彦　仲素　豫章

李氏侗　愿中　延平

張氏㬊　子望

張氏九成　子韶　范陽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黄氏榦　直卿　勉齋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李氏方子 正叔 果齋

楊氏復 信齋

程氏珙

真氏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祝氏涇

葉氏采 仲圭 平巖

元

鍾氏過

黄氏巖孫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胡氏方平 師魯 玉齋

吴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彭氏絲 魯叔 魯齋

御纂性理精義凡例

一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真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明初編為性理大全之書其所采

輯亦幾備矣然擇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獘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為病也今特撥去華葉尋取本根必其微言大義真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者然後慎收而約載之但取其義之備不貴乎言之長也至於門目之分亦以程朱論道論學之塗轍次第為準的凡所標題可以包括衆論足矣條件太多則從芟削

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誠為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竝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若張子正蒙邵子觀物亦皆窮極天地萬物之理上贊聖經有裨學者然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又謂堯夫之說之流未免有弊則二書在學者固當精別明辨存其大醇庶幾不謬前賢之意朱子近思録不及觀物所采正蒙亦止三十餘條耳

今兼采二書不下二百餘條較之近思録則已多而以視全書則甚約欲其便學者之講誦不誤學者之心思要其言之精且至者不外乎此也

一朱子易學啓蒙已全載入周易折中内因其討論易理與太極圖經世觀物有相發明者故就全文四篇内各摘其要語若干條俾學者知讀易之門戶若家禮律呂乃朱子言禮樂之書也其文頗繁學者憚於講究亦摘其宏綱大節可以括全書之

體要者約文申義以發其端庶有志禮樂之事者自約入博由此以稽其全也至於蔡氏範數之作朱子不及見矣稱為父師之傳實非朱子之意朱子嘗病揚王以僭經不應其門又有僭經之事也今削不載

一自太極理氣以下性理大全剖為題目若干門其區別既太多又有命名不當者有前後無序者今加以釐正使條理粲然易曉又學者下學上達原

有次第故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及於易程子以西銘教學者而秘太極圖說朱子於四書先大學論孟而後中庸皆此意也朕祖其意故纂集朱子全書從小學大學起然後及於天道性命之說今此書門類先後亦用此意云

一鬼神之事夫子所罕言四書六經及者寥寥非學者之切務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聖人教人之意至於標道

統則啓爭端論人物則雜細碎欲考其詳者自有伊洛淵源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為名但令學者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有得於此亦不患乎通幽明之無階論古今之無識矣故鬼神道統歷代人物之目亦且闕如

一性理大全編末有箴銘詩賦之類考周程張朱平日所講論者無非此理不假乎聲韻之文也今亦削去

一卷首諸成書除太極圖西銘通書有朱子注解外餘如正蒙觀物啓蒙家禮律呂等編諸儒解釋皆擇其精切明當有發文義者存之無則闕之閒有文義不明圖象賾奥而諸儒無說者頗附以案語為之畧啓關鍵以示學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御纂性理精義目録　　儒家類

治道類二

田賦　學校　宗廟　禮樂謚法用　兵政

刑罰　諫諍　禎異

臣等謹案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初朱子門人陳淳撰性理字義熊

剛大又撰性理全書性理之名由是而起明

永樂中遂命胡廣等雜鈔宋儒之語湊泊成

編成曰性理大全書與五經四書大全同頒

於天下列在學官然廣等以斗筲下才濫膺

編錄所纂五經四書大全並剽切坊刻講章

改竄姓名苟充卷帙語詳各本條下其性理大全書

尤龎雜割裂徒以多為貴無復體裁我

聖祖仁皇帝接唐虞之治統契孔孟之心傳原本六

經

權衡百氏凡宋儒論著於其見道之淺深立言之醇

駁並究知微曖坐照無遺病胡廣等所編徒

博講學之名不過循聲之舉支離冗碎貽誤

後來乃

命大學士李光地等刊正其書復

親加釐定如蔡沈洪範數之類既斥之以防僭擬所

附詩賦之類亦削之以戒浮文其餘諸門皆

精汰嚴收十分取一卷帙雖減於前而義藴

之宏深别裁之精密以較原書司空圖所謂

如礦出金也羣言淆亂折諸

聖豈不信歟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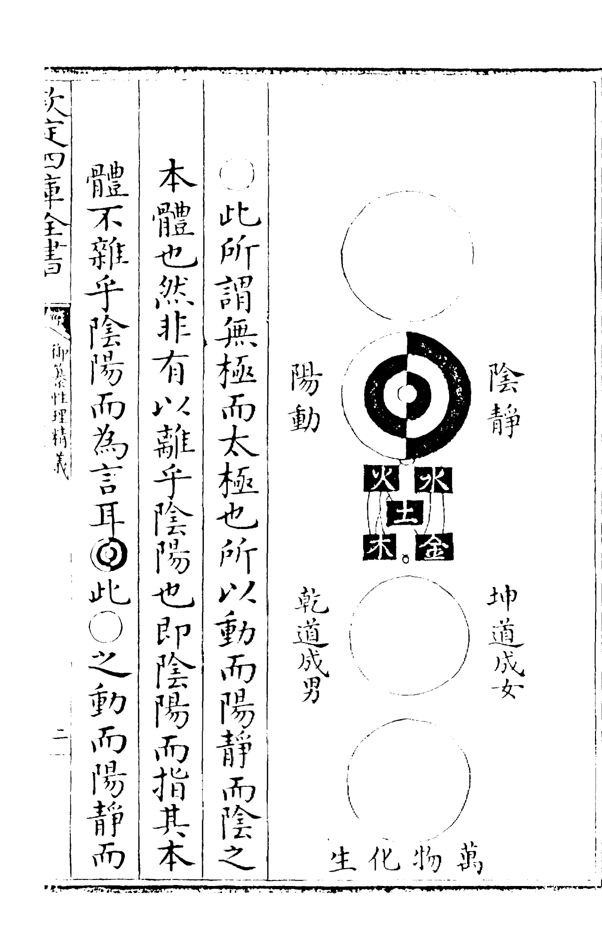
御纂性理精義卷一

太極圖

周子作　朱子註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

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

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火)(水)(土)(木)(金)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火)(水)(土)(木)(金)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

也神〇之發也五性(水)(火)(土)(木)(金)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〇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〇也〇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〇也〇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〇於是乎立

而○◎（水 火 土 木 金）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集說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

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别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為闔闢之主如户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

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茍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

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集說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

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卻是兩物太極與

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註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集說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

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内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横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内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黄氏榦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

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案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為六即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為七即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為陽夏秋為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為陽火金為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

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為陽金水為陰亦可也木温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集說真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

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旣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真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案無極之真真即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圖象與上圖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為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搆精而遡夫天地絪緼之始由父子似

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為父母又知乾坤之為大父母矣為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為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即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

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滚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為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説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惡乃發後流而為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

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集說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巖孫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

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即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

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案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真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

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　熹既為此說嘗録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

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

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

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註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

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

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

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倐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輙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

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别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集說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

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别也只是這箇水

純粹至善者也

註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集說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

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集說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案繼之者善是天道之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集說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註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註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集說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為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集説 朱子曰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黄氏榦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

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註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註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註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註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

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註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集說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

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註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註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註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註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

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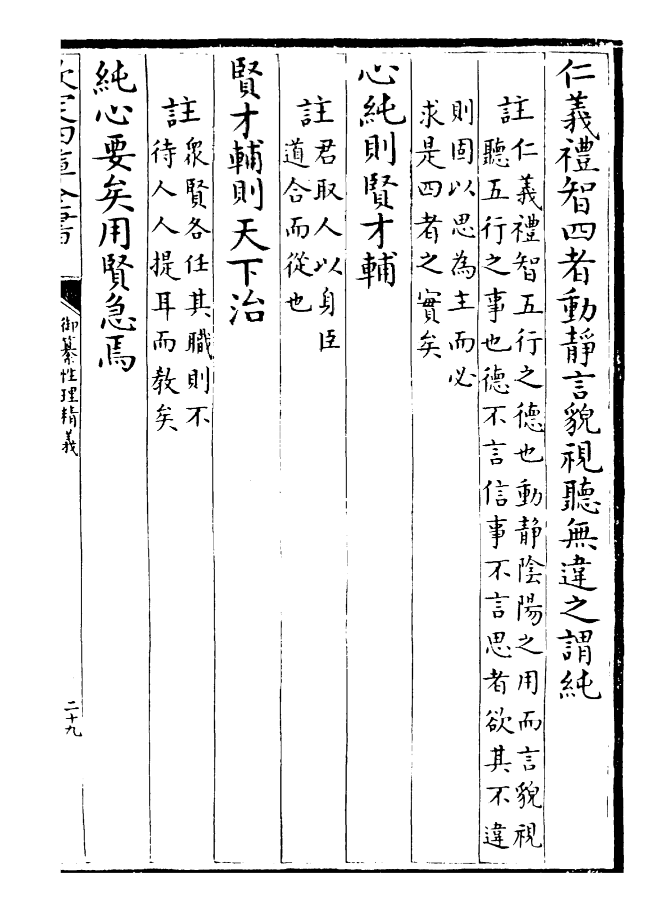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註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敎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荅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註荅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闔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敎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註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淡着理之發聲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註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註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集說 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

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

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集說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案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此畧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註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註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虚車乎

註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辭説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虚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註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𡚁也久矣

註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藴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藴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甞自言其道之藴而學者惟顔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藴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註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藴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藴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藴集說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様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註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註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為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

由思慮事為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藴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註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茍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

明也

註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敎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敎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註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案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註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録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

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案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

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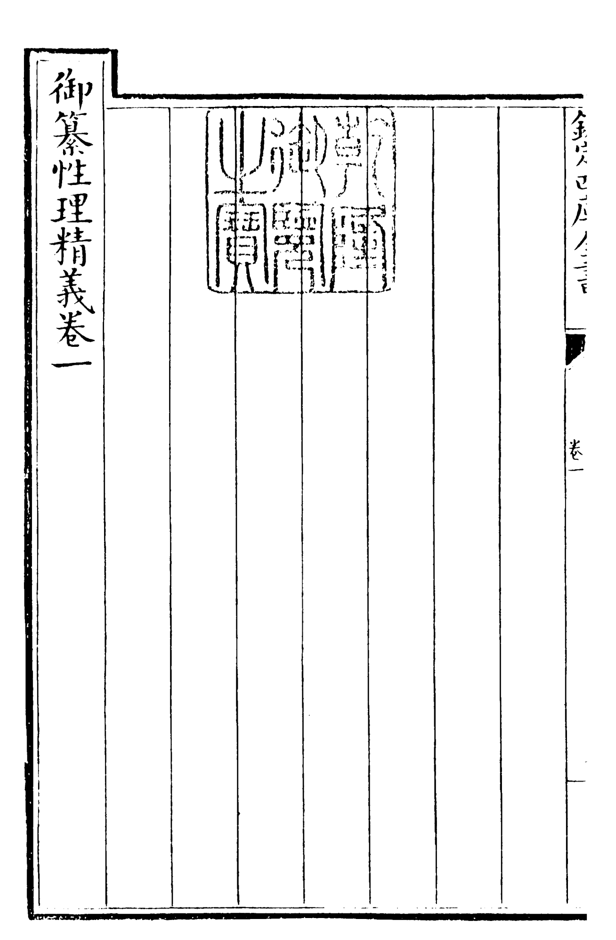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

此

註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黄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御纂性理精義卷一